

海外南开人 NANKAI OVERSEAS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

第 41 期

*** 所登函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

2010 年 11 月 10 日



热烈欢迎温家宝总理

(南开校友左至右, 2 排 2 张素央, 3 排 1 伍语生、3 排 15 崔涛, 4 排 2 宋怀时, 5 排 7 戴上)

望 汉 月

参加温家宝总理接见旅美侨学界代表, 温总理送月饼一盒, 夜来填词。

川 迟 (1958 届) 2010 年 9 月 21 日于纽约



明月夜吟皓魄。奈何月圆还缺。冷露无声桂花香，望神州、情丝脉脉。
记秋澄万里，攀桂枝仰天节。惊栖未定独自吟，碧云归兮、朝天阙。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温家宝说：“不要说现在，就是在我们很穷的时候也是铮铮铁骨。”

*** 聆听温总理讲话有感 ***

伍语生 (1958 届 生物学系)

9月21日我们到纽约华尔道夫饭店 (Waldorf-Astoria Hotel) 前参加了欢迎温家宝总理，这既叫人兴奋不已、又心怀隐忧。因为过去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来纽约时，除了众多前来欢迎的人外，总会有那么几个要来捣乱的人。其实，这种事早已见怪不怪，在中华民族 5000 余年历史长河中，这种反对自己母亲国的人还少吗？尤其是在八年抗击日寇侵略的艰苦岁月中，拿起枪来帮助日本侵略者杀害自己同胞的人，什么“翻译官”啦，“伪军”啦，可谓不少。温总理此次来纽约，正发生日本在中国的领土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恶性事件，纽约的华侨愤愤不平。我拄着手杖在欢迎的人群中，站了近五个小时，大家似乎都注意到了，今天居然没有看到来捣乱的人。

白天站了近五个小时，虽然温总理没有从我们站的路口通过，但晚上却有幸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在华尔道夫饭店接见旅美侨学界代表的活动。就我所认识的侨界朋友而言，不少人都对当前钓鱼岛事件中日本的蛮横态度深感厌恶。温总理在接见纽约旅美侨学界代讲话时，主动谈到了钓鱼岛事件：“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日本最近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这是完全非法的、无理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我们又是有骨气的民族，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我

• 来函来稿请 email 给:

纽约 (New York):

伍语生 talktowu@yahoo.com

王祖家 wangzujia@hotmail.com;

武迪 deedee.wu@yahoo.com

李谢霖 christinalee0405@gmail.com

旧金山湾区 (San Francisco):

喻文欣 wenxin3573@gmail.com

郝存生 cunshenghao@yahoo.com;

波士顿 (Boston):

宋志强 songcharle@gmail.com

特拉华州 (Delaware):

郭浩宇 haoyu.guo@gmail.com.

芝加哥 (Chicago):

何振宇 normanho88@gmail.com

解景田 jtxie@hotmail.com

本校友会网站: <http://www.nkaa.org>

《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

目录

本期责任编辑: 何振宇 解景田

望 汉 月	川 迟	P. 1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伍语生	P. 2
波士顿南开校友会中秋聚会	王博瑞	P. 4
南开校友新泽西聚会录	刘清坤	P. 5
华尔街的魅力	裔锦声	P. 6
教会孩子加减法	白荣亮	P. 12
仇恨的伤疤	敬 天	P. 15
英译研习 中译英	王方兴	P. 19
英译汉	谷雁翔	P. 20
张素初, 赵景伦近照		P. 20

们绝不妥协，绝不退让。不要说现在，就是在我们很穷的时候也是铮铮铁骨。”温总理的讲话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句句讲出了我们想要说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温总理的讲话激起了全体与会旅美侨学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如今日本虽然已经释放了无理扣押的包括船长在内渔民和渔船，却拒不赔礼道歉、也不赔偿损失。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从日本对待与俄罗斯的四岛、与韩国的独岛、和中国的钓鱼岛绝然不同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对中国蛮横不讲理的霸道态度确实是一贯的，当年九一八大举侵略中国时的蛮横态度如此、如今依然如此。中国有关钓鱼岛的记载出现于明朝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而日本有关钓鱼岛的记载是在甲午战争后（公元1895年）。1895年与1532年相差了363年，而今却要生硬地将钓鱼岛说成是日本领土岂不是一大笑话吗？中国渔政201、203两条船在钓鱼岛周围遭到了8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跟踪、挤挡。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侦察机一天至少来三趟，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上空。在如此蛮横的侵略情况下，日本却不断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确实是说慌不脸红。

面对此情此境使我想起了儿时往事，那是在我遥远的青少年时代，我家居住重庆，日本飞机几乎是天天都要来轰炸，有一次一个同学在轰炸后人不见了，到处寻找也无下落，最后在电线杆上发现了一条腿，根据那支鞋才辨别这位小同学已经死了，大家悲痛不已，立志长大后要打日本强盗。当时更使我们这些小同学愤恨不已的是蒋介石国民党之无能，日本飞机天天轰炸，政府却无丝毫能力抵抗。东北流亡学生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每每听见谁人唱起这首歌，我们的眼里都情不自禁的充满了泪水。但是，就在这样凄凉、悲怆的境况下，一些蒋介石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却仍在歌舞厅中唱着：“红灯绿酒宴，围炉消寒天，谈情说爱乐无边……”的靡靡之音。我们痛恨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学们上街高喊：“乒砰叭，乒砰叭。政府是个王 tra



tra!”……40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和同学们观看时都是泪流满面。往事遥远、回忆令人无限悲怆。而今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却还要被日本欺侮？为什么中国保卫自己的领土，反而成了“中国威胁论”？中国被人欺凌的日子何时是了呢？旧恨新愁，令人愁怅无限……

我觉得今日世界各国都应该在学校开一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侵略史”，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中，更应该认真地教育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强盗对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千万不要让罪恶的历史重演！

总理温家宝在第 6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很重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生产总值虽居第三，但人均水平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了是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中国若不发展则是世界的累赘。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这与过去东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依靠武力侵略他国发展自己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是用法西斯帝国侵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是污蔑中国。中国是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的。中国人从近两百年来的苦难岁月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改变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不断地追求进步，绝不会是依靠侵略来发展自己。笔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欢迎，因为这是一条有益于人类的正确道路。

波士顿南开校友会中秋聚会

职业发展讨论与中秋晚餐

王博瑞 (2009 届) 代表波士顿南开校友会供稿 编辑：宋志强

九月二十六日，麻省已是秋风乍起，渐入微寒。凉生秋思，又逢中秋，远离故乡的南开赤子们自是免不了一番相聚，尽叙乡情。此次相聚，南开的众多老校友们，不仅带来了月饼和乡情，还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自己进入职场多年的经验、信息与帮助。

通过邮件，facebook，生活网，各大高校BBS的宣传，此次活动得到了南开校友及其他校友的积极响应，约40人报名参加了职业发展讨论，有不少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波士顿大学的学生。在校友邹璐等的积极联系下，有来自会计，金融，精算咨询，生物统计，化学，制药，信息技术等众多领域的校友及其他好友，志愿充当主讲。

下午3点左右，校友们相继来到波士顿中国城的京川饭店。在场负责的老板是天津人，听说是南开的校友会后非常支持，免费为校友会提供了下午讨论会的场地，还热情地备足了茶水。在会长王忠简短的开场之后，由副会长邹璐主持的针对留学生就业发展的讨论会开始了。王忠、邹璐、邓泽平、校友李海洪、齐军、郝刚以及好朋友 Lucy Luo 和 Brandon Zeng 等就年轻校友关心的许多问题，如行业的状况前景，所需技能、教育背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求职、面试技巧以及如何在经济不好的状况下求职等等，结合自身或熟知的经历，做了生动翔实的阐述。在此后的分组讨论中，许多有经验的校友还为年轻校友提供了最新的行业求职动态与职位信息，同时更加详尽地回答了年轻校友的提问。新老校友畅谈无忌，聊兴甚欢，不觉日落影斜。部分校友按

计划告辞离去，而更多校友选择留下和新老朋友一起共飧美食。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伴着当空皓月，杯中良茗，碟中佳肴，心中温情暖意，校友们继续品尝月饼，开怀畅谈。比起刚才的职场交流，此时的气氛更加随意，更加家常。身在异国，难得一群他乡故知，更难得一份情意相投。副会长宋志强姗姗来迟，却带来自酿自发的山东馒头，每个馒头都用一个卫生小袋包好，一番浓浓乡情，跃然其间。馒头虽小，但大家吃得很欢，连校友郝刚腼腆害羞的小女儿，都吃的笑逐颜开。活动圆满，如同满月；乡情团圆，恰似圆蟾。感谢波士顿南开校友会的几位组织者，为南开的校友们又创造了一次温馨愉快的中秋聚会。中秋节啊团圆节，每逢佳节我们愈发思念我们的亲人！让我们波士顿南开人一起举起酒杯（水杯也行），为了我们共同的祖国繁荣昌盛，为了我们共同的南开兴旺发达，干了这杯酒！也干了这杯水！

南开校友新泽西聚会录

刘清坤（2005级）



我去年来到纽约 Hunter College 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有幸参加了几次南开校友会聚会。每次都感受到校友们积极向上的生活热情，心中充满暖流。今年除了纽约外，我还有幸了参加新泽西的聚会。会间与新老朋友热烈交谈，受益良多。现在就将此行纪录如下，以便以后回忆及参考。

8月26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上午10点在曼哈顿61街宋会长已经等在那里，我和任春妍搭了车一同前往 Englewood 参加新泽西校友聚会。新泽西以制药产业闻名，宋怀时会长曾对我提起这边的校友很多都在药厂工作，因此非常渴望借此机会请教就业情况，以为博士毕业时找工作提供借鉴。一路上宋会长跟我们热情的交谈。我们到达后很容易就找到了BBQ的场地，在陡峭的河岸边一片大树遮蔽的绿荫下，星罗棋布着一组组的木桌椅和烤炉。两组老美已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他们一边看着我们布置场地，一边悠闲地聊着天。我们为一同举行校友聚会的天津大学校友也占据了有利位置。

第一位到达的李丹师姐，是南开的老校友，并且事业有成，在医院为病人治疗肿瘤，已经是 team leader。师姐同时带来了几大箱的食品，烤肠，玉米…。我们攀谈起来，她也很坦诚地回答我的问题，介绍自己在长岛的工作内容。这些经验之谈，我想用金钱是买不到的，我由此也感受到了校友的真诚和热情。之后陆陆续续很多校友都到了，有很多还是在读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充满朝气，奋发向上。特别是今年又有 6, 7 个新校友来到纽约求学，给我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李凯明进入 Cornell medical school，倪翔，蔡永洁，习白羽，徐颖 4 人分别进入了 CUNY 系统的数学，计算机，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远道从明尼苏达来的校友——林小邨和侯伯男。侯伯男是李小晓的师妹，也认识李铭婁，可惜她（他）们两位已回国，没能见面一叙情谊。

此外张强师兄从实力强劲的 CCNY 物理系毕业进入了世界闻名的 Princeton University 攻读博士后。给了我们这些在纽约学习的年轻学子以极大的鼓励，我们都有望成为 academy 和 industry 界的明日之星。当然还有如日中天的职场精英们，如张海波师兄，他成功地从自己没有激情的专业转到了 economics，其“中国人那么聪明，可以自学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自信。

参加聚会的还有充满人生智慧和经验的白发苍苍的年长者，沧桑岁月的经历是他们的宝贵人生财富。大家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交谈，超越了年龄和经历的界限。在这里，我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年轻人共同的历程，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围绕事业发展方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适应进行经验分享。同时我们也虚心的向经验丰富的老校友请教，老校友们也热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好像又回到了熟悉的国内，只是我们现在处在大洋彼岸，在充满机遇和资源的全新热土上奋斗。在一起奋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南开校友会的亲人般的温暖。在此，我要感谢宋会长的积极组织 and 准备，以及许多热心的校友们的贡献，我们才有这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我们聚会的 Englewood 位于 Hudson 河畔，对面是曼哈顿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码头上到处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游艇。我们年轻人憧憬着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将来也能拥有自己的游艇，美好的生活需要自己去奋斗得来！加油吧亲爱的新老校友们，让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在我们身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不辜负祖国的培养和自己的决心！

篇七：

华尔街的魅力

麻雀真能变凤凰，青蛙真能变王子！ 裔锦声（1982 级）

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三个诸葛亮走一起呢？

我虽然没正式上过商学院，但我去哈佛“充过电”，也去过不少公司安排的培训点接受培训，甚至什么叫“职场政治”这样的命题，公司也请 off Broadway 的演员来给我们上过课。但更重要的是：我身边是华尔街，每天和我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是华尔街的操盘手，华尔街就变成了我的商学院，每一天，我在这个独特的商学院里学新东西。操盘手们教我的知识，并不是直接从书本上拿过来就给了我的，而是通过他们在市场上的融会贯通、运作消化后，分我一点的。我拿了这知识在华尔街穿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消化。

很快的，我明白了两个道理。

首先，资本主义的奠基理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市场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骗人的。如果你去唐人街买白菜，这个理论多半是对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比率，决定白菜的价格。但用到华尔街，这个理论就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想想，如果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在华尔街不是骗人的，华尔街为什么要找天才？为什么要吕布这样的“操盘手”去干掉对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名校毕业、智商过人的交易员、销售员、关系客户经理、分析师、模型设计师、银行家，在一般人根本门槛也跨不过去的气势磅礴的大楼里，“稳坐钓鱼台”，拿他们的脑子当枪使？经济下滑，油价上涨？谁在做市（market making）？有多少“股托”在电视上、网络上、报纸上，借媒体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如果市场真的是“透明的”，那就不会出现 2008 年 9 月 15 号那一天；各国政府也不会出手几万亿联手救市。

如果不救市，那么所有的银行也都会步雷曼的后尘。

损失殆尽的一定是全世界的老百姓。

分红的是华尔街，埋单的是老百姓。政府哪里有钱？还不是一国老百姓的税收和养老储备？

今天，华尔街分红的日子又要到了，等着瞧，高盛银行在 12 月底，有多少钱会用来分红？不会少的！那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不错，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贝尔斯登，没有了，在金融海啸中沉没了，但高盛还在。查查这两年，在高盛的“做市者”中，有多少是从这三家公司雇来的“Hitman 枪手？”

第二，政治、经济、学问是三个同心圆，利益互索。有了学问进华尔街，赚了钱买官，当了官修改法律，让法律对自己的企业、家人、朋友永远有利。如果不是，为什么竞选要看华尔街的脸色？再说，华尔街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你我的。你我老百姓的钱，华尔街的牙缝，千分之一也塞不了。华尔街的散户，开初尝了甜头赚了钱，终归都会玩完的，不信，查查华尔



街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比率，散户们差不多快玩完了。自从网络泡沫以后，华尔街疯了，行规也破了。互联网将华尔街和主街连起来后的结果是：散户买什么跌什么。当然，也有赚了的，那只是5%不到的投资者。如果成千上万的散户们不赚点钱，华尔街这个投机者的江湖，怎么能源远流长？而且，华尔街的蛊惑人心者，特别会说，就像六合彩的广告：总有一个人会中彩的，这个人可能就是——你！

典型的骗人广告语！

华尔街、六合彩的出现，正是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想占点便宜。

想想：中奖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那是小概率事件。

过去十年也证明我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也想占点华尔街的便宜。如今，也快玩完了。2000年后，股市跌了一半，我家卖了一套房买股票；9.11以后，股市又跌一半，我家卖了两套房买股票，如今怎样？本金跌了75%不说，买的股票，有的公司还因倒闭关门，股票变得连废纸一张也不值。

中国的散户们，还没有吃够亏，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华尔街“托儿”的蛊惑下，还在加油！

说白了，华尔街的钱是巨富们的。不说巨富们的个人资产，富可敌国；一国资产的80%，肯定是掌握在一小群巨富们的手里的。他们掌控的基金，就是他们“打家劫舍”无形的手。今天用明天的钱——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总结”，都是在替金权利益者，开脱，是马后炮，于事无补。不错，经济学家的学识和专业，要求他们能总结经验，但他们缺乏实际操作的能力，使他们的理论产生缺憾，那就是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玩的是理论，是空对空，是教室里的文字游戏。他们一不实操，二不丢钱，站着说话当然不腰疼。市场的实情是：一旦富人输了钱，就得找一两个替罪羊，平民愤。比如，全世界今天都在咒骂麦道夫之流——Bernie Madoff and the like。和雷曼兄弟比起来，麦道夫不就骗了500亿吗？骗的是富人的钱，“圈里人”的钱，——我们芸芸众生是进不了这个圈的。雷曼骗的则是全世界的钱。

全世界对雷曼的索赔，如今已超过一万亿。1万亿！雷曼，会赔一分钱吗？可为什么就没有人问问：麦道夫要在监狱服刑150年，雷曼的人，为什么一个都没被判刑？雷曼60%的雇员，还都进了英资银行巴克莱和日本最大证券行——野村证券。他们中的“超级人才”还被当成宝贝在用。没去这两家的，去了其他银行，比如花旗、JP 摩根，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扳着指头数吧。剩下的，要么赚了个盆满钵满去月球度假了，要么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去了，把那个行业“炒热”后，时机一到，又重返市场，让他人替他们埋单，他们则——cash in。

吃亏的，还不是芸芸众生？

明白了这两点，并不阻碍我去相信华尔街的现实是好莱坞永恒的电影主题：麻雀会变凤凰，青蛙会变王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无法治国平天下，我们就洁身自好，修身齐家。

从遗传基因的角度讲，麻雀变不了凤凰，青蛙变不了王子。但天下人都愿意听这样的故事：麻雀能变凤凰，青蛙能变王子。好莱坞的不幸者们，那些 underdogs，有如《三国》中的刘关张。刘关张们不是曹操。曹操家有亿万资产，曹操的官也是花了一亿银子买来的；刘关张们也不是孙权。孙权的父亲孙坚是东汉末年江东一大诸侯，有权有势，讨伐董卓不成，回江东自称一霸。刘关张们呢？他们全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刘备虽然号称汉高祖 400 年后的孙子，实际出身是以打草鞋为生；关羽是个兵营的小“教头”；张飞是个卖肉的。蜀汉另外的三个“开国元勋”——黄忠，马超，赵子龙，也是穷人出身，一贫如洗。他们能在小说家的笔下、老百姓的口中，代代相传，被美化成打天下的君臣将领，一定是和好莱坞的理念同出一辙：老百姓创造历史。刘关张们的故事，也是麻雀变凤凰，青蛙变王子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是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心灵鸡汤，也是好莱坞和美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我靠着这碗激动我心暖我心的“心灵鸡汤”，在华尔街穿行、长大。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这要看谁在带你，谁在培训你。1992 年的美国，很像今天的中国，面临知识结构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大企业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饱和，卖不出去了，产能过剩，一个家庭不需要 5 台冰箱，制造业、零售店，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为了自救，small business 中小企业如雨后野草，铺天盖地。电脑也开始从庞大的电脑机房走向家庭。小企业和大品牌，如何各分一碗粥？爸爸的小店怎样卖给 Mr. Big？什么是全球领导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等。我那时学的东西，都是现在中国企业极为需要的。全球 500 强的企业，平均寿命不过 47 年，如何在这机遇遍地、危机艰难的时刻，将好的公司变为百年老店？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也是现在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金融海啸后的 2009 年。

回到 1992 年夏天。

博士毕业文凭揣在怀里，我开始在美国又一次如饥似渴的“恶补”——on job training and crash lessons。我很快通过了华尔街的三个“门槛考试”：Series 3, 7 和 63。过了这三个考试，就可以法定的替客户买卖股票。但我对买卖股票不感兴趣，我对人感兴趣。人找事，我找人。交易员去找事，我去找他们。

要和华尔街人对接，首先要“换装”。我身上的校园文化，那些从旧货店买来的我的校园“破衣烂衫”，必须要改。如果我告诉你 makeover “换装”，真能把一个人从里到外给改变了，你信吗？至少，“小鸡”在外面看起来象“凤凰”了。灰姑娘穿上水晶鞋，也就不那么“灰”了。

正式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一位穿着得体的金发碧眼姑娘妮可，带我去“换装”。我刚上班，是在波士顿开始的。她把我带到波士顿最时尚最昂贵的一条街叫 Newberry Street 去修指甲、剪头发。以前，要么我先生给我剪头发，前前后后一般齐，很像五四青年，要么我就不剪头发，长长的披在身后。当那位“明星理发师”给我梳理头发时，当我享受着耗资 150 美元的服务时（这钱以后是要从我的分红中扣除的），我突然想到了王熙凤。在英文翻译里，王熙凤被翻译成“Phoenix Wang”——听起来怎么好像今天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的投行女孩！？

我写博士毕业论文时，有两个人物我一直想写，但在我的论文中却用不上，一是王熙凤，一是西门庆。现在，我可有机会将他们派上用场了！公司六个星期培训下来，在我看来，这两人是中国四大奇书+金瓶梅“五大奇书”中最能去华尔街的。他们如同出一辙：伶牙俐齿，讨人喜欢，对人两张脸，贪得无厌——简直就是我后来交上的华尔街大牌朋友们！书中的王熙凤和西门庆确实也都发了一把，但好景不常：王熙凤放高利贷得来的银子，最后因张华还不起欠王熙凤的债，被逼身亡，闹出命案，贾家因此获罪——“治家不正”，全被抄走。西门庆靠女人搞重组，娶一个女人圈一笔财富，有明的，有隐形的，有钱后买官，但最后也人财两空——死在万分妒忌的潘金莲胯下。

归纳起来，西门庆无度，什么事都做过了头，他不懂“身体经济学” body economy, 要见好就收，结果，折腾一生一场空。王熙凤大字不识当银行家，肯定也只能落得一场空。一想到王熙凤那天下午，整个大观园昏昏沉沉午休去了，瞅见宝玉走来，于是叫宝玉——来来来，来帮我算个账，真让我好同情她！我想王熙凤真该和我换个位子，她才该来这里换装，而不是我。

先在服饰——dress code 上，和华尔街接轨。

我闭着眼，想象着怎样把王熙凤盘在头上的青丝剪成秀美的齐肩发；三寸长的绿色葱管美甲，修得三厘米长，涂成那种在华尔街女士中流行的法式——淡雅的乳白色；垂在两颊晃晃荡荡的纯金耳环，也换成若隐若现的耳钉；脸上的浓妆改换成雅诗兰黛的自然妆，清纯得雾中看花；浑身的绫罗绸缎、烫金烙银，全换下来，换成锋芒毕露又含而不露的 21 世纪女性“暴力职业装”——普拉达。

不见人先听声的王熙凤，改装后性格依然——那是华尔街要的那种具有 attractiveness 引人注目，articulate 谈吐清楚，assertive 声情并茂，affable 讨人喜欢、能将梳子卖给和尚的天才营销高手 sales person。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上哈佛——恶补、充电。

我的头发在理发师的手中又剪又染，王熙凤在我的脑袋里被哈佛教授指着鼻子骂了又骂：你你你，借人 100 两银子指望别人还 120 两，你脑袋里装的是浆糊！是猪脑不成？教授气得发晕。你就不知道先扣下 20 两做手续费，只给 80 两？借贷风险，不就控制了？张华的抵押在哪里？拿我看看。KYC——know your client，你了解张华吗？

张华的财务，王熙凤当然不知，张华生意做砸了，还不起王熙凤的连本带利，自杀。王熙凤卷入命案，贾家倒霉……。

这叫 collateral damage 连带赔偿，懂不懂？教授问。王熙凤垂下头。

王熙凤上哈佛，西门庆搞兼并。中国文学史上这对美男女，就这样伴着我走进华尔街。

剪完头发，我去隔壁的高档时装店花了 360 美元（不包括 7%的购物税）买了两套深色西装套裙，回家的途中，在穿过一座座由银行大楼组成的 State Street 政府街时，我想象着总有一天，等我和王熙凤羽毛长齐后，我们一块儿去华尔街做投行业务，帮中国的大企业海外圈钱。公司上市后不要他们还钱，分一堆股票就成。他们富，我们也富；他们大富，我们小富。

当然，分的不能是垃圾股。

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小鸡，就这样变成了华尔街的凤凰——在我的想象中。拿着赚来的大笔佣金，我和王熙凤买下好多波士顿高档住宅和地标大楼。她比我更聪明，因为她吃了全部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的亏，她不仅买下美国国债，还入股了很多美国工厂、500 强企业和世界品牌，说：分散投资，就是风险管理。“我决不再把鸡蛋放一个篮里了。我决不把所有银子，借给张华一个了！”

我换装的那天，也是我换脑的那天。那天，我变了，从里到外。

看着路边大楼玻璃窗折射出高档洋装在身的我，我叮嘱自己：记住今天。360 美元+150 美元，这 510 美元是我对自己的投资。

这笔投资，是从我女儿口中掏出来的。

这笔投资，必须得有回报！

这笔投资一年后就无数倍的回报了。

如今，中国有上万亿的存款，那是来之不易的。那是中国上亿老百姓和农民工离家背井的血汗。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不能善管投资这笔国家财富，拿个人的野心私心祸心做交易，为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那是要吃枪子儿的！

中国的父辈们不原谅；中国的后代不原谅！中国人民不原谅！

如何在24小时之内教会孩子加减法？

白荣亮（1980—1986 南开中学 1986—1990 南开大学数学系）

编辑：宋志强

上期看见何振宇校友写的有关孩子学习中文的文章，这期我也来凑凑热闹，谈谈如何把孩子领进数学的大门，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教会孩子加减法。

先瞎扯两句，今年的7月初，适逢本届同学毕业20年，于是大家南开再聚首。在三天的聚会中一共来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同学，忘记的是微积分，记得的是不变的情谊。

在联欢会上，学院院长不无自豪地宣布：“咱们数学系入学的分数已经稳居全校第一了！”很有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放。

山不转水转，这野百合也有春天。想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说是数学系的，总会给人以书呆子的感觉，真难想象现在90后们蜂拥而至地挤进数学楼的大门。

好，废话少说，咱们言归正传。

这年月什么事情都要讲些效率，在一定时间内达不到要求，就说明方法或者人员有问题，那就得想办法。特别是在美国，无论是公司换CEO，还是NBA球队换教练，队员，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有一个领域却常有例外，那就是教育，这里咱特指幼儿教育。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看见很多孩子学了两三年加减法还在那数手指头，算也算不对，可从来没见过家长抱怨教学方法不好，只是说自己的孩子笨，不识数。

其实笨的不是孩子，是家长，老师，以及编教材的人。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加减法？最多24个小时，特别是在美老中同胞们的孩子，因为两博士父母的IQ加起来足有300…

不过要说清楚，24小时是指24个学时，不是1天不吃不喝学24小时。换句话说，如果1天学半个小时，则需要48天，也就是1个半月，而且最后要做到算得快，算得准，不数手指头。

在提供解决方法之前，我们先看看问题所在。

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教孩子学加减法就是数手指头，要不就数火柴棍什么的。数手指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还不如死记硬背。总结起来坏处如下：

1. 算不对。大人可以试试，数上几次，自己就糊涂了。我常在游泳池里数自己游了几个来回，到最后基本上都数错了，数了后面忘前面。
2. 算不快。应该一步得出结果，数上好几次，能快吗？
3. 如果前两个是“小罪”，那么这个则是“大罪”。通过数数来作加减法是件极为痛苦的事情，特别是数又数不对，一来二去，孩子们简直是在受折磨，怎么能不讨厌数学？而且数数这个过程基本上使孩子没有任何长进，所以很多孩子学了两三年还是学不会加减法。

数手指头看来不咋地，但更要命的是其中所包含的理念错误。

当孩子开始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学加减法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不准确的。数学首先定义了10进制这个数字系统，然后才有相应的加减法，而不是反过来。成年人之所以知道3加5等于8，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讲，3，5，8是有特殊意义与关系的数字字符，而不是毫不相关的字母。但对于孩子来讲，数字就是字母，相互之间没啥关系， $1 + 2$ 就是 $a + b$ ，谁又知道 a 加 b 等于几？

好，第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要教会孩子数字的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机械地去数手指头，背诵加减法。

还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有。

教小孩子如同马戏团训练动物，想让对方配合，没有些办法是不行的。但如果成功，那也是很有成就感地。小孩子学习不专注是第二个问题。所以家长除了耐心，奖励之外，还得把教学改成游戏形式，拿个黑板上课是肯定不行的。如果孩子不高兴走神，那就什么也学不会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内在因素。玩游戏是外部因素，孩子自身的潜力与能力更重要。如果我们要求孩子去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再好的方法也没用。

对于 3-6 岁的孩子来讲，他们所擅长的是图形识别能力，而这种能力甚至强于成年人（参阅这篇哈佛教授的文章：<http://tech.sina.com.cn/d/2005-09-20/0925724279.shtml>）。这种能力也是我们教孩子的基础与保证。

总的来说，就是利用孩子的图形识别能力，以游戏的形式，从数字的概念开始，在 24 个学时之内教会孩子加减法。

根据以上原理我们设计了《24 小时数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看：www.mathtalent.com，至于效果嘛大家可以看看这段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nrNNOLGq_8）。这个小朋友只有 3 岁 4 个月，她的妈妈在她 3 岁的时候开始跟她玩（切记，是玩不是教），每天玩上 10 分钟，累计 24 小时之后就基本掌握了加减法。孩子的父母在国内，也不是什么博士。孩子不笨，但绝算不上什么天才。

需要大家看的是这个孩子没有数手指，而且玩的很开心，这也是最重要的。用我们的产品家长千万不要有教的心态，而是以哄孩子玩的心里，每天坚持 15 分钟，累计下来效果就出来了。

最后再回答几个问题：

1. 24 小时真的够吗？我的孩子 3 岁能学 吗？

很多朋友问这个问题，刚开始听到我说 24 小时的时候，都是很礼貌地不作声，但我知道人家心里不信。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设计一个在 24 小时内教会孩子的产品 - 我们没这个能力，因为孩子之间的差异太大。24 小时是我们产品出来后的测试结果，其实是个上限。对于 4 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能够坚持，24 小时是足够了。5, 6 岁的孩子更是 20 个小时之内解决问题。

我们并不是鼓吹 3 岁就教孩子数学，只是想说明用符合孩子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方法来教孩子，孩子能接受，玩的也很高兴，家长也省心。如果 3 岁的孩子能学会，您难道还没有教会 5 岁的孩子信心吗？

2. 为什么要用这种教学方法？我的孩子也把加减法学的差不多了。很多孩子学会的加减法其实是背下来的，这背诵最大的坏处便是丧失了数学的意义。举个例子，很多孩子知道 8 加 2 等于 10，因为心里从 8 开始数，两次就到 10 了。但再问孩子 2 加 8 等于几就不知道了，更惶恐 10 减 2 或者 10 减 8 了。

孩子背下来了 8 加 2 等于 10，但没有学会加法交换律，所以不知道 2 加 8 也等于 10。更没有搞懂加减法之间的关系，减法只好再学一遍。

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加减法是一起教的，也就是在理解数字的概念同时，孩子也学会了加减法，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 24 小时学加减法就足够了。

记得上 1, 2 年级的时候，数学大家都考 100 分，因为加减乘除可以背下来。但到了 3 年级一旦有了分数，马上差距拉大，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分数已经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涉及到数字的含义，很多背诵加减法的孩子就会遇到第一个障碍，过不去从此讨厌数学。背下来的加减法贻害无穷啊。

3. 乘除法怎么学好？你们的产品教乘除法吗？

是的，英文版的教材也教乘除法。多长时间学会？12 个小时就够了。

不是忽悠，是真的，12 小时是上限。学习乘除法的关键在于学好加减法，乘法本来就是重复的加法。想想看其实好理解，个位数的重复加法（也就是乘法）不比多位数的加法难。

很快掌握乘除法的关键是孩子能用脑子来熟练地作加减法。例如孩子知道了 8 乘以 9 等于 72，如果再能用脑子算出 72 加或者减去 9，几次之后也就能掌握 7 乘以 9 和 9 乘以 9，同时对乘法的意义也明白了。

最后说一句，加减乘除运算没什么难的，难的是其中所包含的数学概念。运算孩子早晚能学会，但不能以数手指头或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会，因为这样学掌握不了其中的内涵。

欢迎大家来试一试，如果中文学校的朋友乐意开课，更欢迎！

学数学对于孩子应该是件愉快的事情，也能够是 - 只要方法对头。

仇恨的伤疤

一位南开学子的回忆

敬天

编辑：解景田

童年已经非常遥远，但却记忆犹新。

人的一生真像一场迷茫的梦，当你从梦中醒来时，人已垂垂老矣！

在他七十岁寿辰之际，他们全家来到芝加哥西郊伍德费友的一家日本都泰海鲜自助餐厅 (Todai Japanese Seafood Bufe) 为他祝寿。所以选择这家餐馆，一则离他大女儿家比较近。二则这家日本人开的自助餐馆颇有特色，名气很大。远近的各国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餐馆内各式各样的食品大多以海鲜为材料，单就苏西一种食品就有四十多个花样。看上去，真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当然，这儿的价格也比一般自助餐馆高出一截。餐馆里面有不少中国人喜欢的

日本料理，中国人是这儿的常客。毫无疑问，日本人更是常来常往这家布置得很日本味的餐馆，



七七事变前的卢沟桥

边吃家乡饭，边说家乡话，与在日本东京的餐馆别无二致。据说这家日本的都泰海鲜自助餐厅在北京也有一家分店，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他从未光临过。

在美国，为老人祝寿与在国内大不相同。一般都是全家到一个老寿星选中的餐馆吃一顿，买个生日蛋糕，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夥边吃边聊，仅此而已。被邀请的朋友会买些大小不同、包装考究的精制礼品，加上一张精美的生日卡，送到寿星手中，说一句“祝 X 老生日快乐！”就算一切到位了。这儿很少有像国内那样花大钱，讲排场，图热闹，显孝心的礼仪心态；也没有那种讲阔气、论派头，大摆酒宴，大吃大喝的丑陋新习！

入乡随俗，他和亲戚、朋友们在都泰海鲜自助餐厅自取饭菜，自找谈话对象，一边抱着最小的外甥女品尝日本料理的特殊风味，一边尽情地谈论各自有兴趣的话题。

正在这全家的喜庆当中，他突然看见一个日本小伙子，方方的圆脸，留着一撮仁丹胡，还穿着一身黄色的日本关东军军服。他疑怀自己看错了，以为是老眼昏花，看走了眼。於是把眼睛闭上，静静神，歇歇眼。当他再把眼睛睁开时，奇怪！那个日本人的仁丹胡突然不见了，而且还戴上了日军的侵华战争时的军帽，连帽子下面的“屁帘”都戴得好好的，神似 60 多年前的侵华日本兵。就在这时，万分之一秒的瞬间，60 多年前的一幕，噩梦一般地突然显现在他的眼前。“仇恨的伤疤”就在那时形成、萌发、生根、发芽 ……

他早就说过，自己生不逢时。看，他生于 1937 年，逢上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侵华战争，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中国人处在空前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不到五岁，母亲和姐姐就背着他东藏西躲，钻地洞，跑乡下，到处逃难。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加之以严寒和饥饿，他瘦得皮包骨，没有个人样儿，险些丢掉小命。

就在他年仅 5-6 岁的那年，大约是 1942 年吧，日本侵略者占领着他的家乡，豫东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城里的日本鬼子并不算多，主要靠铁杆汉奸来维持。日本兵大约只有一个小分队，住在县城里一个名叫《红学》的兵营里，离他家的四合院好像并不太远。日本兵就在《红学》的操场上进行各种操练和刺杀训练。日本鬼子对《红学》的把守很严，生怕让中国人把他们连窝端。可天真烂漫的中国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都不怕，日本兵在《红学》操场上练兵，他们常常站在门口看训练、看热闹。

小日本的训练是十分规范而严格的，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所奉行的集义、勇、仁、礼、诚、名誉和忠义为一体的“武士道”精神。有一次练刺杀，日本兵又喊又刺，练得汗流夹背。不知为什么，长官一声令下，训练立即停止。当官的让一个士兵出列，二话没说，伸手就掴当兵的两个耳光，这个列兵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长官还高声大叫、骂骂咧咧。孩子们吓得把眼睛都闭起来，不敢看下去。小孩子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见那个日本兵仰着头、挺着胸，嘴里流着血还“嘿！嘿！”地喊个不停。孩子看到这种景况，都从心底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心灵深处感知到这些日本鬼子的凶狠和残暴。

但是，不知为什么，日本兵对中国的少年儿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友善和爱护。有一天，孩子们在日本兵营门口看刺杀，突然走过来一个日本兵，看样子可能是个小官，小孩一下都吓跑了。日本官一看，一边“约希，约希”的喊着，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一边走一边掉，不少已经掉到地上。胆大的小男孩就拾起来一块，看了看后高叫“糖！糖果！”大伙一听说“糖”都不跑了。日本官就过来发糖果，每人都得到几块。孩子们一边吃糖果，一边又看起了日本兵的操练。以后这些日本兵经常发些糖果给中国儿童，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食品。可不能小看这些糖果，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组成成份，是日寇长期侵华计划的重要部分。可孩子们能懂得什么，只知道玩，也只觉得这些鬼子兵挺好玩，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里，吃糖果是富家子女的专利，哪有穷孩子的事。可就在那时，日本兵经常发给中国小孩好吃的东西，这就吸引了不少儿童在他们周围。乍说起来，十分可笑；细想起来，却十分可悲。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他吃的第一块糖果是日本制造的，他的第一口大米饭是日本兵给的，他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日本人放映的无声电影。难道这不是日军侵华的良苦用心吗！？

转年，可能是1943年，姐姐领着他去城关第一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地处南门里再往东的一条街上，门朝南。学校离家不算远，但不论他去上学，还是放学回家，县城里的东西大街是他的必经之路。当时，小地方不像北京天津那样，找不到那么多日语老师，开不了日语课。学校里的老师还都是中国人，教的也还是国语。虽然日本人没有力量把占领区的一切都抓到手，但也绝不放弃对教育阵地的控制。经常有1-2名穿便衣的日本人到学校去，中国话能说几句，但也说不好。总是不断地去学校，在学校查看一番就走了。有一次，说不清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在校长办公室里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最后还动手打了校长。学生们闻讯赶来，把校长办公室团团围住，怒目相视。虽然什么话也没说，小日本见势不妙，不得不逃之夭夭。

就在小日本占领他家乡一年多的时间里，有一件永远难忘的事就发生在他身上，发生在他上学后不久一天。就像一场噩梦，永远刻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火红的太阳怒射着大地，天空的云彩就像流出了鲜血似的赤红，晒得人们无法出屋。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放学回家，独自一人走在县城的东西大街上。可能是

天气过于炎热，街上没有什么行人，连个拉两轮架子车和推独轮车进城赶集的农夫都看不到。大街上冷冷清清，清清淡淡，毫无生气，活像一座被烈日晒焦了的死城。

他并没有在意什么，只是背着书包，一个人在大街上，急急匆匆地往前走。在走到离东门城楼不远的地方，他突然抬头向前看，发现在距离大约一百米远的大街上，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牵着一只棕色大狼狗冲着他走过来。

根据平时对日本兵的印象，他并没有太注意，也没有多想什么。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他不想迎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大兵走，特别是看到那只东张西望、伸出舌头大喘气的大警犬，就慢慢向路边靠。在距离他只有十多米的地方，他看见两个小鬼子嘀咕了两句。那个牵狗的日本兵就叫了一声，同时松开绳子，把狗放出来。那只狼狗听到主人的命令，吼叫着向他猛扑过来。他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脑子一下子就懵了。他躲也躲不及，跑也跑不开，动也动不了。两条腿像铅铸的一样，就傻站那里一动不动。当狼狗飞奔到他跟前时，他吓得大哭大叫起来。可那条狼狗张开血口大嘴，一下就咬住他的大腿。瞬间鲜血直流，一直流到脚面上。而他瞬即就晕倒在大街上，不醒人事。两个鬼子兵见状，仰天哈哈大笑，牵着他的大狼狗扬长而去。

事后是谁认出了他，是谁把他送回了家，他都一无所知。他只记得，当他醒来的时候是躺在自己的家里。伤口流出的血像蚯蚓一样爬在他的左腿上，一动不动。当他认出母亲时，他躺在母亲的怀中，放声大哭。母亲低着头，流着眼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揪心一样的难过。她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什么话也没有说，而眼泪却流个不停。虽然，当时他的伤口疼痛难忍，但是他受到的惊吓、怨恨、屈辱和欺凌比伤痛更加难忍，更加难忘。

一寸来长的伤口，经常流血不止。天气炎热，伤口感染，腿部肿胀，疼痛难忍。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单方，说要用狗主人家的筷子，烧成灰，用这筷子的灰涂抹在伤口上，狗咬的伤口即可痊愈。父亲听说后马上托人，求爷爷告奶奶去找日本人要双筷子。可日本鬼子蛮不讲理，欺人过甚，连放狗咬伤七岁的孩子都不认账，硬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更甭提给双筷子，帮助治病的事了。后来，他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病，托人从汉奸队里找来了一双筷子，说是小日本用过的，就拿来治疗他的伤口。

在养伤期间，他噩梦不断，经常在三更半夜痛醒、哭醒、被噩梦惊醒。他几乎每夜都说梦话，哭着叫着喊着醒过来。有一次，他好像梦见一条警犬，非常害怕、无比恐惧。他就拼命地跑，一不小心掉进河里。恐惧犹如一波波巨浪，不断向他涌来，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淹没，他又在恐惧和呼救中吓醒。这时他看见母亲正抱着他流着眼泪轻声说，“娘在这儿，娘在这儿，孩儿不怕，孩儿不怕！”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无法控制，高烧不退。他多少次昏迷过去，不醒人事，随时威胁着孩子的性命。他的父母眼看着孩子的性命难保，痛苦欲绝。他们不得不听从本家四奶奶的劝告，为他们不幸的儿子准备了后事。

就在这关键时刻，天气发生了异常变化。天突然阴了下来，雨骤然下了起来。连续七、八天的连阴雨把气温降了下来。再加上涂抹的药膏，使伤口的炎症慢慢地消了下来，高烧消退了，疼痛也减轻很多。他又躺在床上静养了二、三个月，才逐渐收敛了伤口。虽然伤口痊愈，但却留下永存的伤疤。这伤疤留在他幼小的脑海里，也永远留在他的左腿上。

事情就是这样，念头一产生，就像一粒种子，一经种进土里，便迅速生长起来。这腿上的伤疤，种下了他终生仇恨小日本的种子。这伤疤是他仇日、恨日、灭日、亡日的印记，永永远远地伴随着他。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看日本兵的操练，再也不吃日本的糖果和食品，再也不去看小日本放映的无声电影，再也不……

这就是他一生中第一场噩梦——腿上的伤疤，仇恨的一伤疤。随着岁月的流逝，幼年时埋藏在心底的仇恨与复仇念头与日俱增。腿上的伤疤永存，日本兵对中国少年的羞辱和欺凌永远抹灭不了。仇恨的伤疤在他的心底形成，冲不掉，洗不去，刮不走。和腿上的伤疤一样，与日月共存，永远难以磨灭。

英译研习



北宋 苏轼

中译英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王方兴 供稿

和子由澠池怀旧

北宋 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Reminiscing with Zi You at Min Chi

Composed by Su [Dong-Po, 1037-1101], Northern Song dynasty

Human lives are the same everywhere

Like the footsteps of wild geese on snow

Light traces of their passage seen only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geese fly, who know if they've flown east or west?

Here a shrine was erected for the old monk
But the wall is crumbling, the old inscription not longer readable
Will our toils in the past be remembered?
We are weary, our scrawny mule neighs,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journey ah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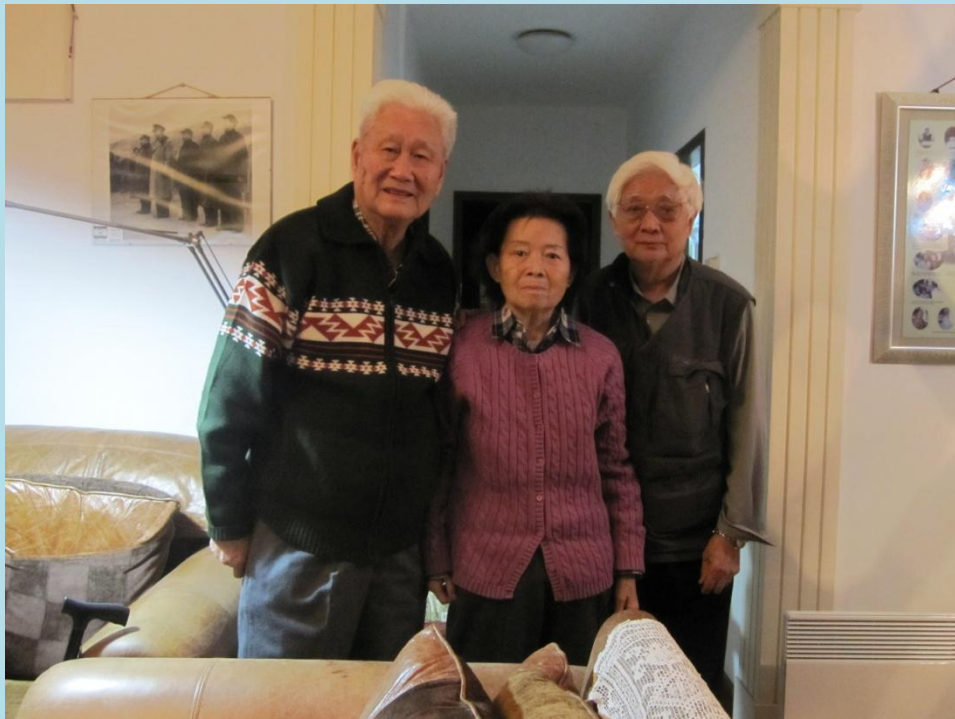
英译汉

谷雁翔，1978-1987，经济，金融，学生，教师。

**“Discovery consists in seeing what everyone else has
seen and thinking what no one else has thought.”**

Albert Szent-Gyorgi, 1937 Nobel Laureate.”

发现在于见人人所见，想无人曾想。



伍语生（纽约南开校友会会长2000-2004）拜访《旅美南开校友会》前会长（1995-1998）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女张素初（中）赵景伦（左）（西南联大）回国后在北京逸享天年。2010年11月2日摄于张素初北京家中。张素初表示很想看到《海外南开人》。